

校园文丛精选

XIAO YUAN WEN CONG

韩艳/主编

春天飘落的叶子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217.1
154

春天飘落的叶子

主编：韩 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园文丛精选/韩艳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204-08682-1

I. 校... II. 韩...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7387 号

校园文丛精选

韩艳 主编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北京揽胜视觉文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7-204-08682-1/I · 1791

定 价 998.00 元 (全 40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旅途偶遇	(1)
训 练	(5)
与现代遭遇	(7)
感谢阳光	(12)
往 事	(15)
那盏飘摇的小油灯	(19)
一件婚纱裙	(23)
忠于职守	(26)
专注一件事	(29)
祝你平安	(31)
勇 气	(34)
家有慈母是福气	(39)
桂 香	(52)
阿 姐	(54)
美 丽	(59)
她的猫和他的狗	(61)
三月三	(67)
和平东路的故事	(70)
给自己一串糖葫芦	(78)
丢失的钥匙	(81)

流星的泪	(84)
别样的父爱	(87)
常忆偷钱买书读	(91)
春天飘落的叶子	(101)
向妹妹道歉	(107)
雨中深情	(113)
病 变	(115)
乡 音	(123)
腌渍的岁月	(126)
“红旗”和情人	(129)
孙武臣院长	(133)
无 题	(136)
富翁的大房檐	(140)
回婆家	(141)
冬 雪	(149)
旧 事	(152)
一枚喜蛋的价值	(157)
三片阿司匹林	(162)
问 路	(166)
感 悟	(169)
又见石板街	(171)
在富人区种田	(176)



窗外的风景在我的眼中一闪而过，我从窗玻璃上无意中发觉他正以一种只有亲友才会有的关切目光注视着我！

旅途偶遇

记得那是在秋天，霜蚀了的树叶从枝上落下正随了风儿舞着的日子。虽是雨日，但在我的心中却是暖暖的。就在这样一个有些清冷的秋的雨日，我依然以一种晴朗的心情打着雨伞，挎上一只简约的小包去了小城的车站。我是应了与好友芸的约定去300里外的江城与她相聚的。

那天，因为下着雨，乘车的人就显得比平日少了些，司机们的脸上写着一些我无法看明白的内容，看不出它们是闲适还是焦急。我选择了一辆较为洁净的客车从容地坐在前排的位子上，然后便随了车上录音机里流动的萨克斯管优美的旋律想象着几小时后与芸在江城相见的那一刻……

经过近两小时的行程，在另一个同是雨天的地名叫“石泉”的小城，客车终于停了下来。在司乘人员真诚的“一路平安”的祝福声中，我与他们匆匆地道了别。无暇浏览绵绵秋雨中秀美的小城街景，迎面看见一辆出租车正向我缓缓地驶来，便乘了它并催促着司机尽快把我送到火车站，那司机看着我焦急的神情，便告诉了我开往江城的列车时刻，我的心才渐渐地安宁下来，然而，当我下车后踏着泥泞急匆匆地赶至站台时，那列车的长笛正高声地鸣响着！眼睁



睁地瞅着火车从我的身边急速驶过，当时，我的心里有着一
种说不出的沮丧，无精打采地想着：“雨就这样没完没了地
下着，要坐上火车还得干等五、六个小时，就这样傻傻地呆
在候车室里吗？”想归想，几分钟后我还是打起精神从候车
室的座椅上站起来依然撑着伞，挎了包，手拿一张 IC 卡步
出室外欲寻一处打电话的地方将我面临的现状及火车到达的
时刻告知于友。当我正要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个小水洼边迈过
时，一个陌生的却带给我一种可信赖的直觉的约有 30 岁左
右的男子向我走来，他就那样随意地将手机递给我并以一种
坦诚的目光望着有些狼狈的我说：“外面没有磁卡话亭，用
我的手机打吧？雨大，出去不方便”。我看看他，默默地接
过手机给芸打去了电话，并低声地跟她提到了陌生的人，而
电话那头的芸却满是关切地对我说：“小心点，防着点儿！
别轻易相信那人！”关了机，回过头来的我已是在用另一种
眼光看那人了。起先的一些朦胧的好感只因了友的关照心中
不觉生出几分警觉来。谢过他之后，我又走向另一把空着的
椅子从包里取出一本书刊坐下来翻阅着，渴了就用小刀削一
只水果，饿了就吃一块“沙琪玛”，那人则端直走向离我较
近的座位一边看着我傻傻的样子，一边与我说起话来。话语
是诚恳的，而友的劝告也一遍一遍地提醒着我，于是，就像
编故事一样我心中不无戒备地与他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

时光飞速地流转着，屋外的雨也越来越小，而那不知何
时涌起的阵阵寒意不觉中也烟消云散了！然而就在我露出开
心的无丝毫顾忌的笑脸时，那趟车也正点开进了小小的车站。
买了票，我便急匆匆地想要进站了，而他却显得不疾不



徐，以一种沉稳的神态笑着对我说：“别着急，还有一刻钟呢，天儿冷，屋里挺暖和的，再坐会儿吧”！就在此时，那曾藏在心间的差不多已消失了的戒备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心里！我也笑着说：“不冷，真的，人挺多的，晚了就挤不上车了！”说完，我拎着包就往站台上去，他什么也没说只笑着摇摇头即站起来随我走到了站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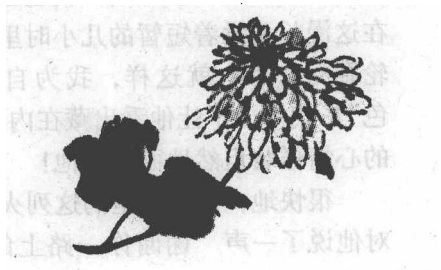
冷寂的站台上，瑟瑟的风儿吹着，上、下牙齿仿佛也失去了往日的和谐不住地打起架来，而他依然与我一同站在冷风中，时而，也关切地望一眼有些单薄的我。这时，火车站的乘务员已开始催促旅客们上车了，可一上、一下的人流却显得十分拥挤，我只好站在那儿等等再登上去，而他不由分说，竟将我一把拉到了车上，并以一句让我一直到今天还感动着的话语：“还说不冷？手都冰成这样了”，一下子将我带到了温暖如春的车厢，我也就以一种莫名的感动随他坐了靠窗的座位。窗外的风景在我的眼中一闪而过，我从窗玻璃上无意中发觉他正以一种只有亲友才会有的关切目光注视着我！当他从包里拿出水果、小食品递给我而我就那样无顾虑地吃着时，莫名地，在我的心里竟一下子想起了离家时家中那浓浓的亲情！而此刻，我也正感动在一种亲情里！我的心在这漫长又觉着短暂的几小时里就那样忽而感动忽而戒备地轮番交替着，就这样，我为自己加了一层厚厚的“保护色”！我竭力不让他看出藏在内心的忐忑，只以一种矛盾着的心情佯装坦然地面对着他！

很快地，我们乘坐的这列火车驶进了江城站，我起身仅对他说了一声“谢谢你一路上的关照”，没等他说出话来，



便随着人群走向火车站广场，当他欲叫车顺便也请司机送我一程时，我却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你走你的”！不知是处于戒备还是别的什么缘故，我看了他一眼，而在他的眼中却只是写着诧异与不解！就那样看着我也不再说什么径自走向一辆夏利出租，我也正好看见前来接站的芸，满心的喜悦使我顾不得多想便与久违的友像孩子一样牵了手欢笑着坐上了另一辆开往市区的车。

从江城回到小城后没多久，不知何故，除了时常想念与芸共同相处的短暂时光，我竟也会常常想到那陌生人连同临别之际他那诧异不解的一瞥！我不曾留意他的手机号码，根植在我心里的就只有那抹不掉的记忆和无尽的悔意了！在未来的旅途中，我想，我还会再次相逢于他——一个如同兄长般关爱过我的“陌生人”！





环境不仅改变人，也改变动物。

训 练

环境不仅改变人，也改变动物。

我家宠养的“当当”曾参演过几部电视剧，做“明星”的时候很有戏，被妇人抱着撒娇，被汉子牵着傲慢，与孩子们在一起便“得儿得儿”地又跳又蹦，一派狗气焕然成一身稚气。到我家定居后，又复原了祖传的看家本领，它看人的眼神虽然低下，耳音却好，我家住四楼，有熟人才到二楼，它就跑到门边亲切地摇起尾巴，如果它的尾巴呆直不动，而且前爪低伏，上楼来的一定是陌生人，若这人去敲邻居的门，它就悻悻地退回来。狗的本性是多事的，到我家来却文明，只扫自家门前雪，即就是邻家的门被敲破，它仍然不闻不问不嗅，坚守不生是非的三不主义。如果这陌生人驻足在我家门前，这尺把长的家伙立即吼出斗大的声音，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大模样。近来一些厂家生出推销新术，挨家挨户往门把手里塞产品宣传单，我家的那一张总是远远地被丢在地上。

我在家的时候，每晚遛狗是我的责任，遛狗的乐趣有很多，其中之一是看它撒尿，狗的一切事情都是急不可耐的，惟有尿是个例外，神态从容有致，仿佛在做一项游戏，先是绕着一棵树转，然后跷起后腿撒那么几点，接着又兴致勃



勃地找下一棵树，依此类行，反复十余次不止，这门绝活我们人类往往做不到。一则谜语说：有人在沙漠里放养一条狗，给它备足食物和水，过几天再去看时，狗却死了。问为什么？答案是沙漠里没有树，狗憋死了。当然这只能做笑料听听，不便认真。狗最杰出的本领是依照主人的好恶而改变自己，以“当当”为例吧，我调到西安工作后，每晚遛它便成了家中小保姆的工作，时隔一个月，我探亲回家再遛它的时候，“当当”却有了叫我生气的变化，那天，我牵着它才出楼洞口，那厮便是一通尿水向墙角，而且酣畅淋漓尿出一条浅流，事后，它迟疑地向前跑两步，然后回头望望我，再跑两步，又回头望望我，它大概在推测我的意思，是立即回去呢，还是再往前走走？腿脚再没有了先前灵活向前的生动。我惊诧它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变习性。返回西安上班之前，我不得不定了条例：遛狗必须走出住宅小区。小保姆可以没有遛狗的闲心情，但不能不关心集体的卫生。

一天，有朋友从格尔木来，说青海的山上生活着一种岩羊，周身的皮毛一年四季里随着岩石颜色的深浅而变化自己，极富隐蔽性，外地人常常攀扶到它身上才自觉，即是高明的狩猎者时常也受到欺瞒。朋友说岩羊的肉虽然鲜美，皮毛却不值钱，弱者永远是强者的佳肴，但是，因为弱而生出多端变化，则又添了一份不值钱，这实在是弱者的又一悲哀。



风消逝了，循着自己的旧梦。留下来的只有空气，每一丝每一把里都透着的凉气。

与现代遭遇

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九月算得上是个古怪的季节。两天前，平地刮起了一阵热风，市民中有的把蒲扇拿起来了，有空调的人家也把它打开了，但大家还是嫌热，街头巷尾，听吧，人们的谈论总离不开一个“热”字。立秋都快一个月了，好像这天真不是个东西，为了这热，我把刚刚收拾好用一块湿布压下的“浮躁”重新又翻出来了，又好像不这样就对不起它似的。到了第三天上午，天空生出了许多大块的云，阳光一会儿躲进云层，一会儿透出半个身子，小小的院子里不断变幻着光线，一会儿暗，一会儿明。我对家人说：“这天得下雨。”父亲说：“谁知道呢。”等到下午端了一把椅子、拿了一本书，在院子里坐下的时候，天已完全阴了，这时要想找到哪怕一丝阳光都已不可能。风一阵阵地吹来，凉意一阵阵地吹来。我的目光不时离开书面，与四周相遇。

在我对面是一座结构简单、结实笨重的高楼，它已存在了五十年、还是四十年？十年前我刚搬来时，就听人说要把它拆了，而现在它还存在着。红砖明显地斑斑驳驳，长年裸露在外，它已经历了多少日晒、多少雨淋、多少风吹、多少



雷击，实在地说，我不想知道。面对这么一座衰老的楼，我丝毫泛不起同情之念。多年来，它的存在，使我的天空小到了不能再小的一块。身外的世界一天比一天庞大、不可思议，这里的世界却日日重复着沉闷与狭小。楼房四周还是楼房，千篇一律的灰色的外壳在时间的敲击中几乎凝然不动，同时也几乎使这片空间丧失了全部意义。对于这现代的产物我既不绝望也不激动，但又确实不喜欢这灰色，就像不喜欢目力所及那块灰色的天空。

随即我听见了什么？为什么恰巧不可抑制地恐怖起来？我听见竟是沈从文的声音从书页里沉沉地跳出：“这灰色正像一个人生命的形式。一个人使用他的手有所写作时，从文字中所表现的形式。”不单是我，五十年前他已在恐怖了。我想：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没理由一味重复他，但我也没理由不重复他。我们陷在一样具体的事实和抽象的法则上，欲求解脱，而使生命从容自在。有了这个发现，照理说我不应再恐怖，那么……

我伸出一只手，很显然我想抓住一些什么。风消逝了，循着自己的旧梦。留下来的只有空气，每一丝每一把里都透透的凉。我瞥见我裸露的胳膊上，所有细小的茸毛都直直地立起来，一两点针尖般不易觉察的东西融进茸毛里找也找不着。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冷，竟意外看见一只鸟，好像还是麻雀，上下翻动着惊惶的翅膀，似在寻找什么，似又有所等待。果然我又看见了一只，翻着同样惊惶的翅膀。来回绕了几圈后，有一只鸟北去了，随后另一只往南了。看来它终没能逃脱掉那个孤独的宿命。我又望了好半天，灰沉沉的天空



再没出现过一只鸟，甚至一只蝴蝶，终于白白在那里空着了。

我觉得我应该选择一个新的形式，但我浑沌的脑子还混沌着。很长时间了，为着这新形式的到来，我胸腔里忽冷忽热，说不上是悲是喜。我说过这年的九月是个古怪的季节，凡是这城里的人没人不信。天气无常地如一个小孩子，小孩子是不需要理性的，但从何时起小孩子也变得一味地狡猾？口里大团大团吐着成人世界创造的脏话与谎言？这些小孩在本不该成熟时异常惊心地上成熟了，成熟得不伦不类，可笑而又可怜。我想起这几年走过的一些村子、一些街角，以及在村子与街角间天趣地喧闹的孩子，我承认，我曾努力说服自己，然则我还是没发现什么希望。庞大的物质社会尖锐地呼喊着已来到他们身边，小小的年纪就已深谙金钱的蛊惑力。生活在一个与自然脱离的环境里，毫不知觉新的深渊就横在面前。而成人世界不是更复杂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一个潮流明天又一流行，说不上哪个更好，也说不上哪个更落后。因为过不了几天可能好的就变成坏的，落后的变成时髦的，一切都在无常之中，热闹是热闹了，总还掺着些寂寞，挥也挥不去，砍也砍不断。我的生活自然谈不上复杂，便复杂的心情却是有的。思考吗？就算是吧，但思考到令自己思考不下去的程度时，出路是否还存在？沈从文又在那儿诱惑我了，我逐渐进入一个思维的怪圈，这或许是一种习惯，或许又是一种逃避。我的本性一方面使我受挫后躲进自己的阴影中，保持一种淡漠，一种顽固的悲哀，我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现代化吗？我试图问自己。但另一个我却在天色



越来越难看时，沉默了。

一片梧桐叶子在空中转悠了一会儿终于落在我脚边，边缘已有些泛黄。梧桐、秋雨，这是多少代文人共通的情怀，而秋雨呢，空对天对地对我许了个诺言。我终因不堪忍受户外的冷与潮，端了椅子、拿了书本回到屋里，但屋中的阴暗也是同样令人不舒服的。

“噌噌噌”地到了楼上，到了那个曾被我描述过好几次的看不见风景的楼上。顺手拉亮了灯，站在一团软软的灯光中，感觉自己的身体正渐渐温软起来。

也有一点温柔在心头化开，我几乎要怀疑另一个不合时宜的我了。拿过一本稿纸，在这之前我已写了不少文字，我还是担心一不小心写下来，又是那个灰色的东西，象征着一个生命的形式，但这仿佛又不大可能。

坐在简陋的家具中间，坐在往事的烟云与未来幻影之间，也坐在热的风、冷的风、酸的风、苦的风之间。而对我这个性散漫的人来说，豪华其实毫无用处。父亲在楼下打开了电视，那四四方方的金属盒子里，不时地有一阵阵哭声、笑声飘到我耳边来，还有他开门关门时的“咣当”声。退休以来，他不愿在家闲着，也是想多添点家庭收入，给别人做临时工，只要能做下去他已满足了。可是几天前他突然被老板辞退。被辞那天，我正好在街上碰见他，即使强作镇定，二十几年共处的经验使他瞒不过我，从他的胡子茬里透出的笑一下子暴露了那一团尴尬。他已越来越老，也越来越胖。那一副笨重的身体里藏着一颗没有一丝世故、没有一丝嘲讽的心。我奇怪怎么五十多年的风雨、五十多年的挫折，



一点都没把他变得圆滑起来。可能这正是天性使他如此，这么说来人生不只是无常的，也是有常的。我又该怎样为着自己的那个常而从迷惑、疯狂，走向一种平衡？这就是艺术，你不是在热闹中仍感寂寞吗？你不是渴望在艺术中完美表达一些什么，不是渴望有一个新的一反你传统习惯的形式吗？抓住它，哪怕你抓住的只是一个信念、一点薄薄的力量，哪怕别人对它都已感到厌倦。

父亲在楼下喊我了，他已做好了晚饭。我抬头看看墙上，石英钟正好指在六点半。对于秋天来说，现在应该是黄昏，再过一会儿天就要黑了。匆忙中我写下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一个雨意空蒙的秋天下午。雨终究没下，父亲又在楼下催了，我的名字是“蓉蓉”，但从他嘴里喊出来就成“勇勇”，别人听见很可能以为这是个男孩子。这并不奇怪，他的南腔北调的口音对我早已成为一种辛酸的幸福。我下了楼，很快，就把自己融进晚饭时轻松的时光里。





每一个人，每一个时节，都有具体的拥有与骄傲。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心肯定它，挖掘它，强化它。

感谢阳光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没回家，因为有一件事困扰着我。

一天下午，一个人仰躺在青黄相接的操场上，四周是黑色的400米环跑道。偌大的操场上，一个人静静泊于午后的阳光里，似乎有片刻的逍遥。用一本杂志盖着自己的脸，便感到冬天的阳光有一种令人想入非非的温暖……

之后，来了一个老人。

实际上，他在慢跑，他跑了一圈又一圈，每跑到我附近，都伸出手指向我示意，比如，第一圈伸出大拇指，第二圈伸出食指与中指，呈“V”（胜利）状……

挺好玩的一个老人。

当时，我心里这么想，便坐了起来，为他呐喊助威。

最后，他有点气喘地坐在我身边。他是一个已退休的老教授，我们谈了很多，我还不失时机地“表扬”他一生功成名就……

“我现在最骄傲的，不是什么成就，而是坚持跑步，是健康，我已90岁了，是全国十大健康老人……”老人乐呵呵地向我“汇报”，而不是好为人师的那种“语重心长”